



马克思与信仰

刘建军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共产党人怀着虔诚而至厚的信仰情感来纪念马克思,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我们心目中,马克思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而且是我们科学共产主义信仰的奠基人,是代表着我们信仰形象的伟大人格和鲜明符号。因为正是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把人类历史上自发形态的共产主义信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使之成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即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一信仰具有多方面优势,并在当代世界特别是中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具有漫长信仰前史的历史性信仰,因而具有巨大的传统力量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产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直接前提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即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当作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原点。这样的说法,如果不加以学理的深究,似乎也没有大的问题。但如果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信仰或科学共产主义信仰当作一种没有久远历史渊源的纯粹的“现代性”信仰,否认它与漫长历史中人类精神趋向和信仰遗产的联系,那就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前史,取消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历史根系,是十分不妥当的,而且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具有漫长信仰前史的历史性信仰。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共产主义信仰在人类历史上就已经存在了,并且极为久远。当然,这个过程中的共产主义信仰还是一种零散不成型的信仰现象,是一些信仰因素或片段,具有空想性质,有的甚至以宗教世界观为基础。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属性。不仅欧洲三百多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中包含着这种信仰成分,而且在更为古老和久远的过去,一直上溯到人类文明社会的初期即奴隶制社会,都断断续续地存在着人们对于具有共产主义属性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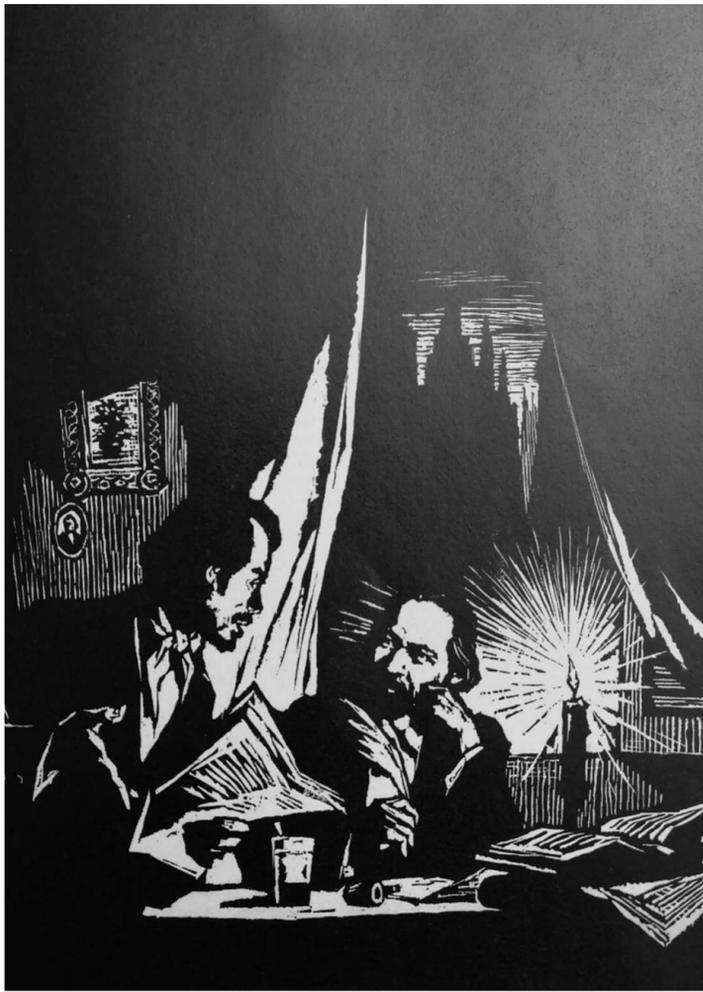
因此,共产主义信仰是源远流长的信仰,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久远的信仰,它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产生作了历史性的准备。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马克思创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他只是把这种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不自觉不成型的自发共产主义信仰,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使之成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这样说并不会贬低马克思的功绩,因为马克思的功绩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而且我们也找不出漫长历史上最早的自发共产主义信仰“创立者”,因为这种信仰因素之自发,就是因为没有这种自觉的理论创始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作为科学共产主义信仰的创始人,是我们永远的偶像和信仰象征。

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漫长前史,对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我们信仰的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力量是信仰力量的重要方面,缺少历史传统支撑的信仰是不完全的。信仰与科技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属性,对科技来说,总是最新的是最好的,它并不需要传统力量的支持;但对人类的信仰来说则不是这样,古老的传统本身是人类自我认同的基础和重要部分,因而是信仰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一股顽强的信仰力量。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大工业时代的产物和现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共产主义追求没有历史的渊源。事实上,我们的信仰既是现代的,又是古老的,既呈现出先进本质和现代气息,也含有古老的历史渊源和传统力量。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具有深层潜意识支撑的精神信仰,因而具有强大的心理力量

把我们的科学信仰与人的深层心理特别是潜意识联系起来,可能显得有些另类甚至诡异,似乎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降低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性成分。因为马克思主义毕竟不是一种精神分析理论,不是关于心理无意识的理论,而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信仰只与理性意识有关,而与前瞻性意识和深层潜意识无关。事实上,通过对人类心理的分析,特别是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二者的关系很大,而且也十分重要。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中的核心内容,而正是这一社会理想,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深深植根于人性深处,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深层潜意识的支撑。这是由人类的诞生和成长史所决定的。人类的产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但不能完全归功于进化的生物原则,更重要的是社会性原因促进了类人猿向人类的转化。人类的诞生应该是一种集体现象,是某一个类人猿族群在面临新的生存环境的时候,因为激发了更大强度的集体合作和共同劳动,从而逐步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可以说,更加主动地进行合作劳动的“共产”性因素,是人类诞生的重要原因。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形态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起草《共产党宣言》(木刻) 张怀江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人类漫长的童年时期都是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共同体内部通行着无可置疑的共产主义原则。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生活塑造了童年时期的人类心灵,在人类心灵深处埋下了一颗共产主义信仰的种子。在原始社会,这种自发的共产主义意识不仅占据着人的思想观念,而且逐步沉淀到人的深层意识之中,成为人类的种族记忆和集体无意识。特别是随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体,随着日益强大的私有制观念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占领,人们的共产主义意识被日益压抑到深层的潜意识甚至无意识层次,被人们所遗忘。但这是不可能真正被遗忘的,更不可能被清除。因为它是在极为漫长的原始社会中塑造的,而且与人类心灵世界的最初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不论后来的私有制社会的影响多大,不论人们在显意识层次如何赞成私有制社会的原则,他们在深层意识中的原始共产主义因素都是始终存在的。在一定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原因,这些无意识或潜意识中的东西,就会进入到显意识层次,为人们所意识到,成为人们的明确意识。

揭示出人类心灵世界的潜意识层次中包含的共产主义信仰因素,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理解共产主义信仰的性质和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共产主义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性精神信仰,不仅是理性层面的力量,还是深层意识的力量,二者合在一起,才真正是最完整最强大的心理—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具有坚实理性论证的科学性信仰,因而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

从本能的共产主义信仰向自觉的共产主义信仰转变,包含着许多方面。比如从意识到有意识,从零星要素到形成系统,从虚幻到真实,从空想到科学等。其中,从空想到科学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就是把这种自发的、不成型的、虚幻的信仰变成了理性的、系统的、科学的信仰,为这种信仰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吸取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系统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探索,创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命名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而共产主义信仰作为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核心结论和价值追求,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并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其他原理为支撑。这样,曾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共产主义信仰因素,被纳入马克思主义体系之中,并获得完备的理论论证和学理支撑。这时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不再是历史上那种虚幻和空想性的自发信仰,而成为了具有科学性的自觉信仰。从此之后,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不再是泛指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信仰,而是特指科学共产主义信仰,即马克思主义信仰了。

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真理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这是人类科学思想的最大成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创造美好生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这些理论是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具有客观真理性和科学价值,同时当人们掌握和认同这些理论,并以此作为自己理想信念和行为追求的时候,就变成一股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相比宗教和迷信的“心诚则灵”式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力量是更坚实、更强大的。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人民性信仰,因而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

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科学的力量,而且具有道义的力量;不仅站在科学的制高点上,而且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马克思主义的道义所在,就是它深刻的人民性。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追求解放与发展的理论,是为人民谋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成为不变的宗旨。从信仰的角度说,这就意味着“人民”是共产党人的“上帝”,是最高信仰对象和献身对象。可以说,“人民至上”是我们的根本信念,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标志性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信仰也可以称为“人民主义信仰”。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所以可贵,之所以值得追求,不仅因为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因为它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彻底解放之所在。离开了人民利益的实现,离开了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离开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不能把握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质和真谛。

谈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会涉及三个不同的概念,即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全人类。这三个概念的所指当然有范围大小上的区别,但从性质上讲,它们是同系列的概念。因而不论使用哪个概念,基本意思都是一样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他们主要使用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提法,使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提法,而不用“人民”的提法,这是由当时的具体情况和语境决定的。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传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成为最核心的概念,它实际上把无产阶级包含在内,并具有某种人类性的意义。

人民是我们的力量之源。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组织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全体人民的力量则是无限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信仰也能够成为人民所认同的信仰。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学习掌握它需要较高的学养,但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内容上说是朴实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完全能够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不在词句之中,不在复杂的理论操

作之中,而在现实生活之中,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既可以折服知识精英,也能够打动最普通的群众。我们虽然并不要求普通群众都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能够为普通群众所认同的。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具有强烈现实追求的实践性信仰,因而具有强大的实践力量

马克思主义是以改造世界、创造人间幸福生活为己任的学说。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名言刻在了马克思的墓碑上,也刻在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灵和品格上。因此,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形成的,服务于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性信仰。

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区别,不仅在于是否以科学理性为基础,而且在于是否以改造客观世界为己任。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本质上不同于宗教信仰,因为宗教信仰就其性质和使命来说是内向性的,主要是对个人心灵生活的规训和安顿,它专注于心灵的宁静,着重发挥信仰的心理调节功能。历史上也有一些宗教或教派,超出灵性生活的范围,向着社会政治方向演化,欲变成一种干预社会和国家的力量,结果不仅不能发挥积极作用,反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对宗教信仰本身产生危害。这表明,宗教信仰不是指引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信仰。而马克思主义信仰虽然也会具有一定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安慰与调节功能,但从根本上说它的功能更在于指引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外向性作用。

马克思主义自从产生以来,特别是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人们的信仰力量以来,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进步和发展。不论是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在创造美好新生活的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都有科学的指导作用,都能够发挥精神引领和精神动力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又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积极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带领人民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所有这些,都表明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鲜明的实践属性和突出的实践价值,表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优势。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的教育

在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必须解决人们的信仰问题,这是其本身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从本质内容和根本功能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信仰教育,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的教育。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中,信仰教育并不只是某些特定内容的教育,而是渗透在全部内容之中的。比如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信仰教育,它提供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和有神论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宇宙图景,是一种与各种唯心主义截然相反的哲学信念。每一种成熟的信仰中都包含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界观,而每一种世界观也都向人们提供一种信仰。在我们的信仰体系中,唯物主义信念是一种基础性、前提性的哲学信念。

政治教育也是一种信仰教育,即关于政治立场、政治观念和信念的教育。讲政治,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重要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就是一种政治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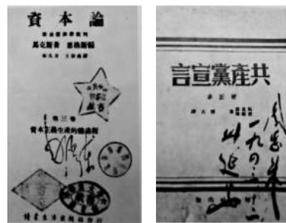
道德教育也是一种信念教育,它不只是让人们懂得一些道德规范,而是让人们接受它,形成道德信念。其实,人的良心就是道德信念的集中体现。

在思想理论教育中还包括法制、纪律方面的教育,这里面也有一个信仰问题,即法律信仰的问题。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仅仅有法律条文是不够的,仅仅有警察在执法(即使是严格的执法)也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人们对于法律的神圣性的信仰。法制教育不只是让人了解一些法律条文和知识,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形成法制意识,形成对于法律的信仰。如果人们并不把法律看做是正义的、神圣的东西,并不认同法律,那么就不会自觉地遵守法律,法律也就不会真正发挥作用。

总之,解决人们的深层次的思想信念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临时任务或额外任务,而是它的根本功能和根本任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主题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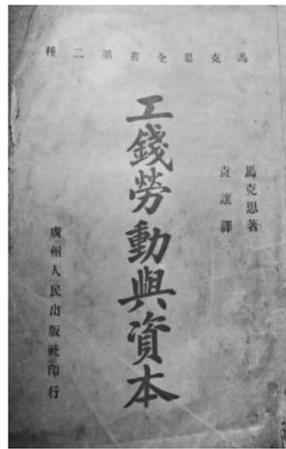
马克思图传(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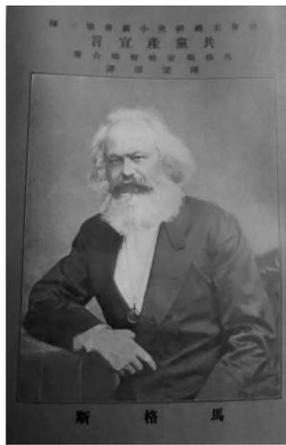
毛泽东读过的《资本论》和周恩来读过的《共产党宣言》。



八路军战士认真阅读马列著作。



《马克思全书》第二种:《工钱劳动与资本》,今译《雇佣劳动与资本》。



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书名错印成《共产党宣言》)。



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季礼/供图)